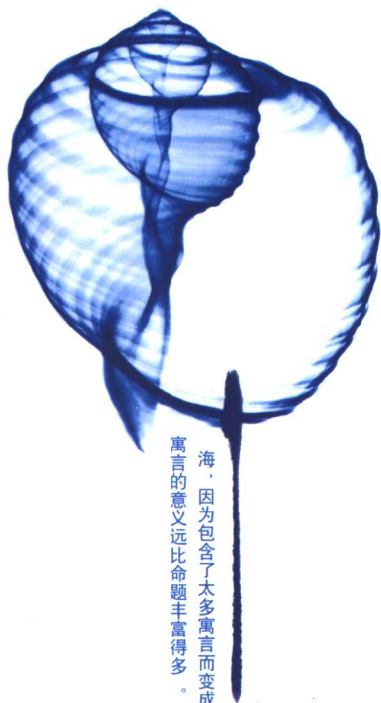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 随笔

海的寓言

汪丁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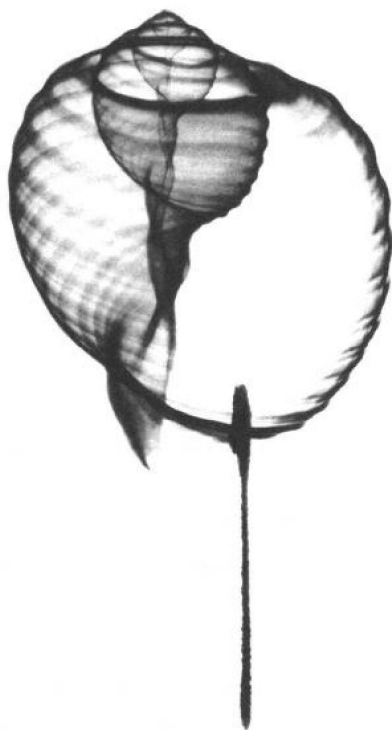
海，因为包含了太多寓言而变成了深蓝色。
寓言的意义远比命题丰富得多。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海的寓言

汪丁丁 著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的寓言 / 汪丁丁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5

ISBN 7-80073-712-8

I. 海… II. 汪…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32827号

海的寓言

HAI DE YUYAN

著 者: 汪丁丁

责任编辑: 潘 岳 李 波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3-712-8/F · 50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序言】

海，因为包含了太多寓言而变成了深蓝色。潮水退去的时候，在沙滩上漫不经心地留下一些白色的贝壳和灰色的珊瑚石，它们会把你引到几百米外的浅海里，那儿才是真正的海滩，阳光沉入清澈的水中，把海底映成翡翠般交织在一起的淡绿色、淡蓝色和淡黄色，翡翠的海底衬托出亚热带五色斑斓的小鱼，只有它们才真的知道海的寓言。

“有一天早晨，”坐在我对面喝咖啡的高个儿男子说，“魔幻岛的海岸下面，大约4米深的岩石缝里，潜海的人看见一条正在睡觉的鲨鱼。”我停止了写作，目光从荧光屏移到了他突出的眉脊上——我喜欢看突出的眉脊，它们让人的面孔显得更加原始。“……不久，大家都纷纷潜下去，从3尺远的地方看那条睡觉的鲨鱼。它谁也不理会，继续睡觉。”

那个“魔幻岛”最初或许是个孤立的小珊瑚礁，后来造了桥和路，通到岸边的“阿拉莫瓦那”——本地最大的购物中心，就成了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魔幻岛深入大海，那里见不到沙滩，海底遍布礁石，发出墨绿色的光。涨潮的时候，潮水冲撞礁石，迸发出巨大的白色的浪。浪花伴着海风，吹洒到行人脸上。我喜欢晨读，坐在小岛西侧黑色礁石铺垫的人行道边，细细品味风中的浪花。

任何事物，存在的时间久了，就生出许多故事。再久远些，从故事里便孵出了精灵。老宅可以有灵魂，老树可以有灵魂，最古老的大海当然也有灵魂。

宇宙之初，第一个普朗克时间（ 10^{-43} 秒）的34分40秒以后（参见“温博格大爆炸宇宙学时间表”），电子开始附着于原子核，形成宇宙里最初的两种元素——氢和氦，前者占目前已知的宇宙总物质的79%，后者占总物质的20%。其余的元素加在一起，只占总物质的不到1%，这是宇宙学里的“定论”了，尽管已知的物质仅为宇宙总能量的30%左右。所以，充斥了我们所在的宇宙的，其实是“水”，尽管我们不知道其他宇宙里最



主要的物质形态是什么。

地球上存在比氢和氦重得多的元素，例如钙、碳、硅、铁、金、铀。恒星演化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从氢开始的各个层次的核聚变，不可能聚合出比铁更重的元素，因为那些元素的核聚变将吸收而不是释放更多的热能。那么地球上比铁重的元素是从何而来的呢？符合物理学原理的推测只有一个方向：来自恒星的“次级生成”——最初生成的那些质量极大的恒星在临死的时候导致“超新星爆发（super-nova）”，爆发所产生的冲击波把弥漫在星际空间里的物质挤压聚合起来，形成新的星球。这类挤压的聚合，由于是吸收了冲击波的能量，故可以从两个（或两个以上）铁原子（或比铁轻的原子）聚合出一个比铁重的原子。于是不难推测，我们的地球——当然，首先是我们的太阳——大概经历了两次“轮回”（次级生成），才得以聚合了铀这样的重元素，假设从每次轮回中诞生的“太阳”及其“太阳系”的寿命是50亿年。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到现在为止生存了大约150亿年。

任何与地球生命（以氢、氮、碳为基础）相似的生命形态都属“水”命。在这个“水分”如此密集的宇宙里，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其他的生命形态也以水为基础。所以，我们不妨进一步推测：灵魂喜欢水。

星巴克咖啡厅的墙上总是绘满了关于海和咖啡的传说，其中最为我喜爱的是海妖西壬对奥德赛说的这样一句话：“在生命之前先有水，在水之前先有咖啡。”这句话当然是星巴克的设计师编造出来的，它的寓意是：只要有生命力，你就离不开咖啡。我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既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咖啡。离不开水是因为我命相属水，离不开咖啡是因为我写作必须有咖啡相伴。

虽然我喜欢星巴克墙上写的那句话，我却无法接受它的咖啡，太粗糙、太商业味儿。城里原来是有十几家更细致的咖啡馆的，自从星巴克降临到太平洋中央的这块海域后，它们便逐渐消失了。这多么让人恼火！小的是好的，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文化情调，来自它们店主的国家或村庄，它们不图什么利润最大化，只要小店能够维持，客人每日进



来聊家常，生活就变得更有趣。精致的咖啡要求烹制它的人从心里爱它，感激它，崇拜它。眼下，我住的这块城区只剩下了两家勉强维持着的小咖啡店，这里的咖啡也大不比往日的精致了。因为工资低，雇员都是不懂得咖啡的高中生。聊天嘛，勉强够格。至于他们烹制的咖啡的味道，则完全是个“随机变量”。

丹尼尔是“火山岩浆炭烧咖啡店”的老板，在本岛开了三家分店，外加焙制咖啡豆的工场，在外岛有若干分支，又远销美国大陆，生意着实红火了好多年。他焙制的咖啡豆，我专门写过评论文章，堪称本岛最佳的炭烧，若又掺以30%的夏威夷科纳咖啡豆，那味道真可“绕梁三日而不绝”。每次聊起咖啡，他侃“供给”方面的体会，我侃“需求”方面的体会，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时间便停在那里。

2001年，蛇年，丹尼尔的本命年，他被星巴克挤垮了，生意全盘卖给一位越南女士，打算去菲律宾再图发展。丹尼尔临行前到我这儿告别，“西出阳关”云云之后，不免又感叹一番夏威夷咖啡事业后继无人。

丹尼尔走后，情调和味道兼备的咖啡日益难寻。无奈，我和“小李”便开始习惯在楼下花园的泳池边烹制咖啡。也是在那里，我结识了“左脚微跛的夏威夷鸟”和“缓缓上行的大蚂蚁”（见收录在这里的“宽带写作”）。事实上，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泳池边构思之后，再回到我书桌的窗前，眺望着深蓝色的大海写出来的，它们于是都带些咖啡和大海的味道。

什么是“寓言”？亚里士多德说，寓言就是以另一事物表达的事物。这几乎等于没有解释。更好的解释或许是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的“间接叙事”——避免直接和武断的说教，讲一个故事，包含了多种寓意，听故事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经历，他们对不同的寓意产生共鸣，引发不同的思考。多元真理，多元理性，多元生活。是故，寓言的意义远比命题丰富得多。

亲历事件的人往往讲不出所经历事件的“寓言”，因为距离太近。他们所讲的，我们叫做“历史叙事”——把历史尽力如自己所体验的那样



讲述出来。

寓言要求叙事者对事件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守望者”的距离。守望，因为你内心惦念着它，你不肯离它而去，你在它附近徘徊，脸上挂着忧郁。另一方面，守望者的职能是观察而不是亲历事件，故得以保持一段“守望的距离”，故不得不徘徊。

不论是美国的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中国乡村的养老问题，如上描述的处境中的我，只能在“守望的距离”上从事我的写作。你或许怀疑，这么遥远的距离，被如此浩瀚的大洋隔离着，怎么可以称为“守望的距离”呢？是的，如果没有互联网，这片包围着我的广袤海域足以把我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

互联网为我提供了保持“守望的距离”的技术条件，我的那些亲历着种种事件的朋友们，尤其是与我保持了密切联系的记者和编辑们，我衷心地感激他们，正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保持“守望的距离”的社会条件。

收录在这里的文章，大约三分之一是在《财经》发表过的。关于《财经》，关于发生在它的不大的编辑部里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的序言里介绍过，我在那篇序言里把它比喻为中国新闻界的“布尔巴基小组”。我今天仍然相信，维系了这个小组的，不是金钱关系，不是商业和雇佣的关系，甚至不是友情，尽管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关系。维系了《财经》编辑部的，是信仰，是由极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奉持着的信仰。

此外，我要感谢《IT经理世界》长期负责我的稿件的编辑。他和他的记者朋友们及时为我提供企业界的素材，激励我思考我们社会发展最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本书里的文章大约三分之一是发表在《IT经理世界》和《数字财富》这两份兄弟刊物上的。《数字财富》的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他最初结识我，是为刚刚创办的《IT经理世界》组稿，他是社会学硕士，对信息产业的问题常常持有一种难得的社会学视角。可是，不论在《IT经理世界》还是在《数字财富》的编辑部里，似乎都远未形成《财经》那样的有坚定信仰的小组。

这本书里其余的三分之一稿件是写给《读书》和《经济学消息报》





的，它们当中有些或许会在这本书发行之前发表，有些大概会因这本文集的出版而无法发表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出书的速度超过了出刊物速度的时代，刊物和书的编辑方针似乎应当加以调整。

我是《读书》和《经济学消息报》的老朋友，从1994年开始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为这样两份刊物写稿子，在文字方面可以发生一种难得的效果，那就是让你的经济学文字染上人文情调，让你的人文叙述贴近经济现实。究其原因，最佳的写作状态总具有惯性，你会陷入这一状态而难以自拔，于是你就会在它所赋予你的心情和视角下，写经济学的和人文学的文章。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出书比出刊物还快的时代，而且书的出版质量往往超过了刊物。对读者来说，或许出于心理因素，书籍往往比刊物更经常地被摆放在私人书架上。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出版界，自然就会有它独特的宠儿。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只要信息爆炸的速度不放缓，只要人们的阅读能力和注意力依然是稀缺资源，图书策划和装帧设计对新时代的书籍出版就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近年兴起的几家出版社，在策划、装帧和市场宣传方面占了老字号出版社的上风。曾经策划我的文集的国林风集团的“正源工作室”，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工作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创世纪工作室”，最后，出版这本文集的中信出版社，都属于这类开了出版界风气之先的“宠儿”。对比之下，也出版过我的文集的三联书店，就深受旧体制之累，虽然旗下汇集了编辑出版界的精英力量，却难以发挥优势。可以想像，如果《读书》和《生活周刊》这类刊物能够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如果三联内部其他的出色编辑和市场策划人员能够成立独立核算的工作室，以三联的品牌，图书市场上的竞争格局必定大不一样吧？

这些主题庞杂的随笔、评论、论文，它们的集合似乎没有比“海的寓言”更合适的名称了。只有海能够包孕它们的寓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和不同的亮度。

“上个月我在阿依亚湾潜海遇上了风暴，被压在20多尺高的浪头下



面。”那高个儿男子继续闲聊，“……那个最大的浪头从远处卷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脚下的水完全被抽空了，一眼望出去，海底成了几十平方米的大厅！”

这就是海，它包孕了无穷力量，不屑理睬我们人类为权力而发动的各种尔虞我诈的事务。海的幽灵活得太久，见过许多物种的兴衰，甚至见过我们人类的多次灭绝和再生。这让我们人类今天的种种事务显得格外微不足道。所以记录在这里的关于人类事务的评论和研究，无非是大海时刻在吞吐着的转瞬即逝的无数泡沫当中最微不足道的那种，只是出于语言的方便，被叫做“海的寓言”。

【 目 录 】

序言

『第一部分：退潮』

经济学与自由——兼议经济学家的人格表演	2
边缘群体与自杀现象	9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	11
社会博弈的“视界”与不动产价值	13
两性分工，道德共识，法治社会	16
良知看守市场	21
法，执法，效力与效率	23
中国如何应对“数字悖论”	29
传销与幻觉	37
探索解决医患纠纷的合理机制	44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医疗保障	51
猿，裸猿，老人	54
临终选择	57

『第二部分：日出』

宽带写作	60
把生活还给孩子	66
真正的“希望工程”	71
教育社区化与农村教育经费来源	73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译丛》总序	78



拉其尔对语言与文化的经济学看法	82
人体信息资源与基因知识产权的合理关系	86
从“价值链”到“价值网”——评《价值网》	93
为《体验经济》中译本序	100

『第三部分：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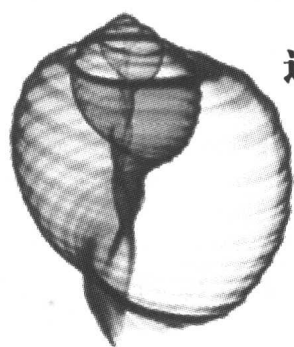
真理与社会——为《财经丛书》序	120
再谈“知识”	123
知识劳动者的工资	126
知识产品定价策略	130
知识分工与CKO	137
中国发展的未来议题	140
政府应站在市场边缘	146
略论司法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	152
制度创新，本土知识与专家经验	161
金融稳定与社保改革	167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两难选择	173
改变“以药养医”局面的若干政策建议	178
医疗服务的供给问题	183
哈耶克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187
浅谈媒体功用与企业创新	195
浅议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	201
市场的逻辑	205



『第四部分：日落』

永远的贝克尔	214
斯迪格利茨对张五常“分成理论”的支持	221
贝克尔提出的市场需求向上倾斜的例子	226
在数字与直觉之间	229
炭疽热及其他	236
“制度分析基础”（2002年秋季）——100篇必读文章阅读提示	239
“制度分析基础”（2002年秋季）阅读引导	246
丁丁“日记”：2002年5月10日	250

第一部分



退潮



◇经济学与自由◇

——兼议经济学家的人格表演

经济学家是人，凡为人者，皆有性情与人格。性情是天然的，人格是表演的。这句话的前半句无需解释，后半句看上去平白，解释起来需要哈贝马斯这类思想家写至少一本专著，写了专著别人依然读不懂，于是只得再把专著加以概括，曰“表演个体性”（performing individuality）。国内哲学家，性情与人格如邓晓芒者，用不着读哈贝马斯便已深谙“表演人格”对人性高扬不仅必要而且天然，概括为《灵之舞》——灵魂的舞蹈。

于是一大批心理学家或受了心理分析技术诱惑的学者，专门从文字里面分析著书撰文者的灵魂。作者不死，因为“文本”不死。这句话原本是我用来回应福柯的，若被小勇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便会显得奇怪，但解释起来更加繁复，更加背离经济学“思维经济”的原则，不如放在这里让它自生自灭。

假如我们读者把任何人写的任何文字都用心理分析学加以解构一番，那结果会十分荒唐。例如，深层心理学（in-depth psychology）强调“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遮掩内心深处长期煎熬着他（她或它）的种种困境。这种种困境当中，弗洛伊德认定“性困惑”是最原始的困惑，容格则要求把个体生存的困境回溯到“集体无意识”的远古神话当中去。经过文学批评家半个世纪的大肆渲染和滥用，我们普通读者便习惯了对文字和它的作者做“相反主义”的猜测——卢梭字里行间对女人充满厌恶，因为他几乎毕生“吃软饭”；罗素擅写道德文章，因为长期煎熬着他的恰是道德困境。灵魂处于困境，日思夜想，挥之不去，难免从文字当中显现出来。是故，支持“相反主义”猜测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前述，人格都是“表演”出来的。1912年，行为学大师米德在一篇演说里指出：表演的人格既是给别人看的，更是给表演者的“自我”看的，否则自我便根本无从形成。有一年我拉一位文学朋友策划《不再



沉默》以纪念王小波的文字（和灵魂），由他主持，一群文友登北京西山大觉寺，闲聊小波。在明慧茶院内，我突发奇想，向小波的遗孀李银河询问：“小波之擅写性，是否因为内心煎熬着性困惑？”答曰：“小波从来没有性压抑的问题。”银河开现代中国性学研究先河，从不讳言性，故她的回答让我信服。既然信服，小波的文字和性情对“相反主义”的心理分析就足以构成一反例。

其实这样的反例比比皆是，我自己的文字就常常不符合“相反主义”的猜测。凡是了解小勇的人，也都会同意，小勇的文字，恰如小勇的性情。我这篇文章是受了小勇的“五常之谤”的激发，凡是了解五常教授的人，也都会同意，五常的文字，恰如他的性情。

支持和反对的例子都“比比皆是”，恰如有理数的集合是实数集合的稠密子集，说明人性极其复杂，每个自我的灵魂都可以即兴表演出万种风情。

承认人性极其复杂，推测下来，便是人的经济行为或许也极其复杂，因为驱动人们经济行为的内在欲望极其复杂。早期的经济学家如小米勒的老师边沁，或出身贵族世家的埃奇沃思，都时刻记着人性极其复杂，所以才干脆用“效用函数”来概括一切动机。边沁的“效用函数”概念包括了一切与“幸福”有关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在今天的经济学家看来，已经是“广义效用函数”的概念。最广义的效用函数理论干脆不明确写出任何“约束条件”，直接就宣称：人的理性行为追求最大效用。至于何种因素进入效用函数，那是运用理论的人的任务，浙江大学的叶航教授甚至用广义效用函数来解释“爱情”呢。

芝加哥学派极重实证，我说过，这反映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詹姆士称自己的哲学为“极端经验主义”，不无道理。极端经验主义的哲学，一旦要从事经济研究，势必要改造边沁和埃奇沃思的广义效用概念，以便导出可以验证的命题。纵观西方学术思想发展，最早对广义效用加以改造的，其实是心理学家冯特，于19世纪末叶提倡“实验心理学”，在早期神经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寻求



“效用”的客观测度。

早期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便是所谓“韦伯定律”——神经元所感受到的外界刺激的“增量”（以“ dI ”表示）正比于外界刺激的“存量”（以“ I ”表示）的指数函数，且幂指数小于1（实验测定为0.6到1之间），写成数学公式就更加易懂： $dI = (cI)^a$ ，这里的“ c ”是常量系数，“ a ”就是那个小于1的幂指数。凡读了经济学教科书的人马上可以联想到效用的边际递减律，所以我才给高小勇写了“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发表在若干年前的《经济学消息报》上。经济学家提出“边际效用递减”的年代，大约也在19世纪中叶，与神经生理学家提出韦伯定律几乎同时。事实上，埃奇沃思闻名天下的经济学著作，名称叫做《心理学的数学原理》。

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詹姆士是心理学家，当过早期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其著作《心理学原理》直到今天仍列入经典读本，我为浙大经济学院学生准备的“制度分析基础”阅读光盘，专有一文件夹是詹姆士这本著作的全文。

如果经济学家都参观过冯特在德国的心理实验室遗址，我猜想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经济学的“约束条件”概念来自实验心理学。对冯特来说，所谓“约束条件”就是受试人在心理实验室里接受测验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之所以叫做“约束条件”，是因为在心理实验室外面存在着“比比皆是”的不受心理实验条件约束的人。把这两组人加以对照——受约束的那类人在统计学里叫做“控制组”，心理学家就比较容易发现“规律”。任何规律——或者叫做“定律”都是有条件的，都要受到经验世界里种种条件的限制（参阅我2001年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关于“定律与定理”的文章）。学过计量经济学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段描述已经大致刻画了计量经济学的核心方法。

大而化之，芝加哥经济学欲将古典效用理论加以“实用主义”的改造，关键在于如何从广义效用函数里面分离出可观测的约束条件。例如，边沁讨论过的降低幸福程度的诸因素里面包括“妒忌”和“劳动”。显然，



与“妒忌”相比，“劳动”似乎更可以观测，但需要找到测量劳动的尺度，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深知不易。为避免进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歧途，现代经济学事先假定世界上一切价值的纯粹的“主观性”，然后才敢谈论“劳动”的测度问题。即便如此，关于劳动的经济学分析仍然不免广受批评，因为每天8小时劳动时间，并非意味着8个小时的劳动都有同样的性质。古典的“脑体差别”仍然困扰着例如贝克尔（Gary Becker）这样杰出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概念里既包含专有资本又包含一般资本，既包含专有知识又包含一般知识，既包含体力劳动又包含脑力劳动。也因此，现代经济学家才发明了关于劳动的所谓“享乐主义工资”（hedonic wage）概念，以解释工资差异当中难以用“劳动时间”解释的，与不同劳动岗位的苦乐差异有关的部分。夏威夷的垃圾工和码头工2000年平均年薪12万美元，大大超过夏威夷大学教授的工资，但他们仍要罢工，把年薪提高到16万美元，而劳动时间则保持为每天4小时，平均每小时工资超过150美元。请问，码头搬运工和教授的收入差别用“劳动时间”能解释吗？

所以，芝加哥经济学既然要讲究观察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就一定要深入细节，“直面现象”，把制约着码头工人和大学教授的全部行为约束琢磨透彻。凡是包含重要的“质”的差的细节，一概不能忽略。也因此，五常教授在西雅图讲课时声称“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微观经济学”——明察秋毫的经济学。所谓“制度”，对芝加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而言，就是把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都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论的“技术约束”条件之外，再增加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每一个体在技术与制度约束下寻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化。而找出制度约束远比找出技术约束要更加困难，更加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悟。

正由于制度条件的寻找不仅要求研究者有更强的观察能力而且要求研究者有“体悟”的能力，五常教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学生们才会抱怨其课程太难。美国人连“体悟”这个词儿都没有见过，何来对